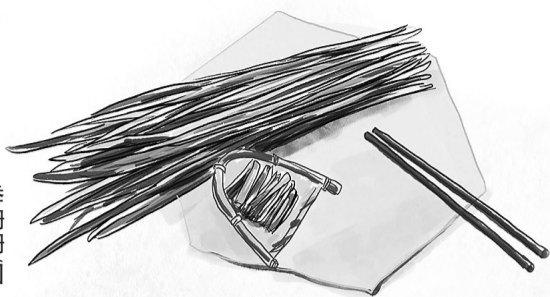


# 春韭迎春



■ 宗伟



季珊珊图

韭菜绿，春韭所呈现出来的绿，是春季最亮丽的色彩，不需吃，这春天的图景就够魅惑眼目，这色彩绚丽得足以填饱肚皮。

“夜雨剪春韭”。上学时读杜甫的这句诗，不知杜老夫子为何要在夜晚“剪春韭”。回家问母亲才知，韭菜是鲜嫩之蔬，白天尤其在中午是割不得的。农谚曰“触露不掏葵，日中不剪韭”，大医学家李时珍也说“日中忌剪韭”。中午的太阳易把韭菜根晒焉，即使早晨割了韭菜，也要在刚割的根部撒些草木灰或细土，既为它施肥，也遮掩了阳光。

春韭一道鲜。儿时家贫，没钱到市场上采买新鲜蔬菜。整个冬天，碗里的香气全靠大白菜延续。作为“开春第一菜”的春韭，鲜活了菜盘，鲜活了春天。清晨，母亲去菜园里割一把春韭，择拣，洗净。旺火把锅烧热，在油烟腾起时，韭菜入锅，加入少许盐和水。热油遇水，“啦啦”一声，瞬间，“锣鼓”喧天，“礼炮”齐鸣，绝不亚于一场精彩的庆贺盛典，略加翻炒，出锅。还未端上桌，韭香便扑鼻而来，让人馋涎欲滴。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一碗粥，再以炒韭菜佐餐。我们喝一口粥，夹一筷韭菜。鲜香腴嫩的韭菜留芳唇齿，滑过喉咙，润泽着缺少荤腥的肠胃。

家里来客人时，母亲以韭菜炒鸡蛋、韭菜炒肉丝待之。客人一走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扑上桌，将剩菜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。嘴嚼那鲜美的韭菜炒鸡蛋，仿佛觉得它就是人间第一美味。韭菜炒青螺更是珠联璧合，螺是乡间寻常之物，春季河池间最为多见。母亲将打回来的青螺煮熟，用缝衣针挑出螺肉，先以油和作料爆煸，再投春韭共炒……盛入青花瓷盘中，碧绿的韭菜里，近乎黑色的螺肉星星点点，宛如一幅绚丽的水墨画。挟一块放入嘴中，细嚼慢品，鲜香盈口。春韭最得力的还是作馅，是包春卷、饺子的上好食材。苏轼诗云：“新觉东风料峭寒，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人们每到立春这一天，就将面粉制成的薄饼摊于盘中，加上韭菜、青蒿等食用，故称“春盘”。吃一个饺子，咬一只春卷，香美爽口，满嘴都是春天的味道。

韭菜古已有之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蔬菜。《尚书·夏小正》中有“正月脩有韭”的记载。《诗经·豳风》中也有“四之日蚤，”

立春之后，季节自然转暖，白天温度一下子就蹿上了十多度。大地苏醒，农家的菜园里，那些被霜雪打得蔫头耷脑的青菜、菠菜、韭菜……顷刻间抖擞了精神，蓬勃了生机，绿意油油，水袖盈盈。在这众多的春天佳蔬中，我最爱春韭。

春韭秋菘，孤陋寡闻的我，至今不知秋菘为何物，但春韭谁人不晓。在故乡，谁家的菜地里没有她靓丽的身影。古人云：“韭早春先绿。”春韭是春天第一菜，有“春菜之魁”的美誉。“头刀韭，谢花藕”。春天的第一刀春韭，其鲜无比。每年初春，几场春雨之后，老家小院内的一畦春韭便葳蕤生光。韭叶细长绵软，犹如豆蔻年华的水灵灵的少女，美得让人心动。一

## 含泪的饺子

■ 崔曙光



一向温柔贤惠的老伴儿最近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，突然变得啰嗦、刁钻、霸道，蛮不讲理。

清晨，他睡得正香，老伴却非要他起床一起出门买菜。到了菜市场，东看看西瞅瞅，嘴里说个不停，不是说菜怎么搭配，就是说菜怎么挑选。好不容易菜选好了，还非要他上前去讨价还价。自打结婚后，他压根就没进过菜市场，哪知道怎么讨价还价？只好求助老伴，老伴又嘟囔啦啦一大堆。他一边听，一边想，这小小菜市场竟然藏着这么多学问。

菜买回来了，老伴却当起了“甩手掌柜”——只动嘴，不动手。先是煮饭：放多少米？怎么淘洗？煮时加多少水？都有一定的标准。然后是摘菜、洗菜、切菜、做菜。他平时动笔杆子还行，动锅铲瓢盆还真不行，一阵手忙脚乱，几乎将厨房点炸，尽管老伴在旁边指点，炒出来的菜还是要看相没看相，要味道没味道。他沮丧极了，觉得画一天的机械图都没有做一餐饭累。可是，累也没办法，老伴不许他罢工，摆着一张臭脸，大有不学会炒菜不罢休之势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不就是炒菜吗？他好歹也是高级工程师，就当是解一道学术难题，努力去攻略好了。

吃完饭后，老伴拉着他去散步，说是散步，目的性极强。水电交费厅、燃气交费处、有线电视台、手机营业厅、家政公司、医术好的牙科诊所、人品和技艺好的家电维修店……走一遍，又绕一遍，问他记住没？他瞪了一眼：“记忆力好着呢！”老伴让他在前面带路再走一遍。他气笑了：“将我当孩子呢！”

他的记性确实不错，完美完成老伴的“任务”，老伴难得夸了句：“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说是放心了，回家后，又是一堆事——洗衣、拖地、浇花、养猫的种种事项，事无巨细，甚至连缝个扣子也让他学。

半个月下来，虽然能熟练掌握这些生活技能了，他也有些恼了：“老伴，你是不是闲得慌，天天折腾我。”

老伴难得好脾气，笑了：“好好好，不折腾你了，看在你最近表现好的份上，明天就是冬至，我下厨包饺子慰劳你。”

他眉开眼笑，半个月了，终于又能尝到老伴亲手包的饺子了。

可是，他最终没吃上老伴包的饺子，老伴在冬至凌晨摔了一跤，磕到脑袋，引起脑出血，因为心脏动过手术，常年吃华法林，无法进行开颅手术。老伴昏迷前说了句：“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，能照顾好自己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他哭得撕心裂肺，泪如雨下……

【迎春纳福】



我喜欢在春天到来时回故乡，只为吃到第一刀最美的春韭。青碧的春韭年复一年滋长着我在又一茬的乡愁，染绿了我一夜又一夜思乡的梦。此夜曲中闻春韭，何人不起故园情？夜雨剪春韭，穿越千年风雨，宛如杜老夫子正在为我吟唱一首思乡之曲。

## 有(外一首)

荆溪

有诗的德性，  
有爱的神思  
有自己的光泽

有秩 有致  
有礼 有度

有永存的一扇门  
有更快的流动  
构拟最危险的语言  
满是芳菲

器物无声，观之有魂  
有真挚的思想，  
在梦里哀毁崩解

梦有主题，  
有间歇，有沸腾，  
我找到了昨日

重现的飘逸，  
更唯美地雀跃，盈满  
语音骨立，无可替代

我不习惯说的感情，  
刚才是骗子，现在是火炬  
理想化的宏观微观

有浓挚的岁岁良辰  
有短筒喂鸣的  
结尾敬语  
有闪现，有消逝

有泰山可望  
有秋水可证

## 公交车上的女人

■ 赵悦



正值晚高峰，公交车上人不少。好在我从始发站上车时，车上比较空，我还是捞到了一个“老弱病残孕”专座可坐。但根据以往经验，我知道自己坐不了太久。

果然，刚过两站，便从前门进来一个抱小孩的女人。那女人打扮土气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。近看她怀中的婴儿，额头一角还贴着医用胶布，一看就是刚输完液。我猜，她大概是一位农村妇女，孩子生病了，她来城里给孩子看病，现在病已看完，她要再坐车回家下去了。

她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抓着扶



季珊珊/图

手摇来荡去，在拥挤的过道里，显得很窘迫。

我起身，将她扶到我的座位上坐下。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却惹得她千恩万谢，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

车继续行驶，我抓住女人头顶的横杆，摇摇晃晃。无聊之际，我注意到她怀中的婴儿。那是一个熟睡的男婴，小脸粉嘟嘟的，煞是可爱，就在我看得出神的时候，突然，男婴的胯下升起了一股水柱，他尿了。

女人立刻慌了神，为免污染车厢，忙乱之中，她竟直接拿她那布满老茧的大手去接，可这怎么能接得

住呢？尿水还是大半洒在了车厢中。

我挤过人群，拿来司机脚旁的垃圾桶，让她把手中的尿液顺势倒进去，之后，她又从尼龙袋里掏出卫生纸，仔细擦拭脚下的尿渍……

车厢中，人越来越多，不断有老人孕妇上车，也不断有人让座。一个头发花白、身形佝偻的老婆婆上了车，可是车上挤满了人，她走不动也站不稳，更糟糕的是，前排已经被老人孕妇坐满，想让座也不行了。

正在为难之际，女人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婆婆，坐这里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，你还抱着孩子呢！”老人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我马上到站，再撑一会儿就下车了。”说着，女人竟还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去扶老人，一个没站稳，差点摔倒。老人盛情难却，只好坐下。

又过了几站，女人顺着人流下车，再后来，老婆婆也下了车，我的那个位子重新空了出来。我开心坐下，不经意低头，瞥到脚下的那一小块水渍。

看着水渍，女人为男婴尿尿的动作再次浮现脑海，我突然就想起了母亲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母亲大概也曾这样为我接过尿吧。

我打电话问母亲，母亲却说，时间太久远，早就忘了。是啊，为子女接尿这样的事情，像是母亲条件反射般的本能，又怎会一笔一画地记起？

我想，对于那个乡下母亲来说，刚刚的接尿事件太小，大概也是不足以令她在意，更不足以让她记住的吧。

## 世界

世界越来越卡尔维诺  
世界越来越轻盈  
世界越来越马蒂斯  
世界越来越萨特  
世界越来越李白

我的诗像一把剑  
我的诗像一把安乐椅  
我的诗像艺术，像诗  
像快乐的爱  
哪怕完全陌生的人看到我  
也像是看到了礼物：老老的童心

让我的理智面具戴着世界  
静谧，浓烈  
随时轰然而至  
一派秋收的景象  
有天空的老照片  
有欢乐的织物，  
有野兽的力量

【诗歌】



## “脚踏”白粿

■ 梅春



闽清的粿，千姿百态，白粿、芋粿、糖粿，各有千秋。然而，若论及人们的喜爱，白粿无疑独占鳌头。每当逢年过节，闽清炒白粿便成为餐桌上的明星，如春日的音符在锅中翩翩起舞。翻炒间，家的味道与乡愁交织在一块，令人陶醉。

白粿的外皮宛如闽清的历史，纯净而悠远。每一口咬下，淡淡的甜与微微的香便在口中弥漫开来，仿佛诉说着闽清的山水之情。无论是汤煮还是炒食，闽清白粿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在春节的欢庆时刻，炒白粿更是不可或缺的美食。将白粿切片，经过一番翻炒，再加入丰富的配料，白粿便完成了华丽的转身。柔软滑韧的口感，鲜甜可口的味道，尤其是搭配细嫩菜心的那份清脆软糯，让人回味无穷。除夕夜宴，一盘炒白粿，便是一家的团圆与温馨。在闽清，粿的故事永远流传，家的味道永远温暖。

在寒冷的冬季，一股特殊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，那是家家户户制作“脚踏”白粿的标志。这香气是家的味道、年的味道、更是闽清的味道。白粿不仅是食物，更是闽清人心中的

一份情怀。寒冷的冬天，一道热气腾腾的白粿，仿佛成了我们心中最温暖的记忆。每当想起那股香气，仿佛又回到那个热闹的节日，与家人围坐一堂，共享美食的温馨与欢乐。

腊月里，寒风凛冽，老屋却温暖如春。家里的糯米经过清水之吻后，变得柔软而饱满。那晚糯米与石臼亲密对话，低语间流露出糯滑的韵味。次日清晨，当晨曦初露时父亲已将糯米倒入蒸笼。锅中的蒸汽逐渐升腾，带着糯米的甘甜与石臼的古老气息。白粿在蒸汽中舞动，仿佛冬日的精灵。一口咬下，不仅是糯米的糯滑，更是家的味道，满满的都是回忆与期待。

腊月24日祭灶之后，游子们陆续回到故乡。随着年味越来越浓，大家会在厅堂的角落里搭建榫臼的榫臼和脚踏架子。在那个年代，大厝里都有一副公共的脚踏架与石臼。脚踏架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，每一次踩踏都是对家的眷恋与回味。石臼里藏着家乡的味道，糯米等待着被细细捣碎、细细品味。一声召唤，邻里之间深厚的情谊展现无遗，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同踏饱、春捣，那份互助、那份和睦，成为冬日里最温暖的风景。

随着时间的流转，那白粿的香气始终在我心间萦绕，如同家乡的温暖，恒久不变。

除夕夜，灯火辉煌，各家的女主人忙碌地叠起白粿塔。白粿晶莹剔透，仿佛是家的温暖凝聚成的宝塔。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纯真无邪，他们的快乐，是这世界上最纯净的风景。

白粿的烹饪是一门艺术，无论是煮汤还是炒食，都展现出它的独特魅力。特别是那炒白粿，佐料与白粿完美融合，香飘四溢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一盘炒白粿，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是幸福的象征。

现在超市里的白粿看起来诱人，却少了那份儿时的味道。为何自家制作的白粿总是带着一种无法替代的醇香？那不仅是食材的挑选与烹煮的技艺，更多的是那份邻里间的互助与亲情的融入。每一块白粿都仿佛承载着一个温馨的故事，一段美好的回忆。想起儿时与伙伴们一同踏着石臼的欢声笑语，这份纯真的回忆将永远伴随着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珍惜家的味道，珍惜那份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。

## 原来爱有形状

■ 曾慧婷



最近看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，是作者通过网络发起“清画一下，因为爱，热泪盈眶的瞬间”的真实故事征集，将读者感人的文字转化成精巧的画作。爱本无形，既看不见，也摸不着，作者却用画笔定格时间，将爱具象化，一个个爱的瞬间跃然纸上，让人感受到世间的温情，也恍然大悟，原来爱真的有形状，它隐藏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中。

每一幅画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，每一幅画都在诠释着爱的不同形状。它可以是爷爷在公交车站撑着雨伞等我的画面，是灾难中帮我提行李的好心人的画面，可以是几十年后我和老妈一起上老年大学的样子，是个子很高的父亲送留学的女儿进航站楼的样子，可以是奶奶参加我婚礼时候的样子，是我最后一次用力和朋友拥抱的样子……总有一个瞬间，让我们热泪盈眶。

书不厚，半小时就可以看完，但确实动人，很多人评价说看完眼泪不由自主地掉落，我也一样。人类的悲喜也许并不相通，但爱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的语言。爱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我们能感受得到。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，我期末刚考完，从学校回到家，走进我的房间，发现床底的地板上放着一堆黄澄澄的脐橙。我很震惊，没想到奶奶还真给我留了脐橙，就放在我的房间，它不仅没有烂，而且很好吃！那是去年11月，我还在学校，奶奶和我在视频电话里说，家里种的几棵脐橙树结了好多脐橙，留了一些等我放假回来吃。我当时还打趣着说：“脐橙可等不到我咯，等我寒假回来脐橙都要坏了。”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，脐橙等到了我，它没有坏，我数了数，有11个，个头都蛮大的，吃起来很甜。妈妈却说：“不止11个吧，我记得你奶奶装了一大袋子藏你房间，当宝贝一样。”我疑惑了，难道不是11个吗？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奶奶总会到我房间看看留的那些脐橙，把坏了的挑掉了，确实不止11个。你看，奶奶给我留的那黄澄澄的脐橙，这其实就是爱的形状。我想，如果是我，我会请作者画一下，奶奶给我留的那11个黄澄澄的脐橙吧。

爱，有如鲁米的诗中所言“一只无形的鸟飞过，投下一闪即逝的影子，那是什么？是你爱的影子，却包含了整个宇宙。”爱就像无形的鸟，在天空自由飞翔留下短暂而美丽的影子，这个影子代表了爱的瞬间，它可能是一个微笑，一个拥抱，都是爱的具体表现，虽然是瞬间的，但它的影响却是永恒的。同时，爱是一种有形的存在，它拥有自己的形状和轮廓，这个形状可能因人而异，但都是独特的存在。

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也是刻画人生色彩的笔尖，让我们生活变得多姿多彩，用心去感受、去体会，你就会发现爱可以是任何一个瞬间，原来爱是有形状的。

